

## Three main phonetic types of the “X-(er)儿” in Hebei dialects

著者	李 巧?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Annals of foreign studies
volume	83
page range	75-87
year	2013-03-01
URL	<a href="http://id.nii.ac.jp/1085/00001319/">http://id.nii.ac.jp/1085/00001319/</a>

## 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读音的三大系统<sup>①</sup>

李巧兰<sup>②</sup>

**摘要：**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的读音，从音值看，主要有三个大的系统：卷舌 $\text{ər}$ 式系统、平舌 $\text{ɹ}$ 式系统、边音 $[\text{l}]$ 式系统。这三个大系统中的儿化读音又都可以分出独立音尾型、拼合型、化合型这样几个小类型。

**关键词：**河北方言；“X-儿”形式读音；三大系统

前人对河北方言中的儿化（即我们所说的“X-儿”形式）读音进行研究的文章，主要散见于各县志的方言志部分和少数论文中，如《昌黎方言志》、《河北保定地区方言的语音特点》（陈淑静，1986）、《河北省东南部三十九县市方音概况》（钱曾怡，1987）、《河北满城方言的特点》（陈淑静，1988）、《临西县志初稿》（唐健雄，1991）、《定兴方言志》（陈淑静，1997）、《河北迁西方言的儿化》（江海燕，2000）、《河北方言中的儿化》（吴继章，2003）、《河北方言中与儿化有关的问题》（吴继章，2010）、《河北武邑方言的儿化韵》（张晓静，2010）等，在这些论著中，对部分县市儿化语音情况有所涉及。

为了全面了解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读音的具体情况，我们对河北省 150 个县、市、区方言进行了全面调查，共选方言点 221 个，调查发音人 258 位。调查的内容，依据我们自己设计的调查表进行。主要包括儿化词 140 个，涉及普通话全部 39 个韵母的字，包括舒声韵来源的儿化词 118 个，入声韵来源的儿化词 23 个。

从调查的结果看，河北方言中“X-儿”的读音情况比较复杂，从音值上分析，它呈现出了平舌 $\text{ɹ}$ 式系统、卷舌 $\text{ər}$ 式系统、边音 $[\text{l}]$ 式系统这样三个大系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读音情况。本文主要是对三个成系统的“X-儿”读音及其地域分布情况进行描写，描写时所举例词一律不标声调（涉及变调的除外），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读音情况不在我们的描写范围。

<sup>①</sup>本文为 2012 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河北方言儿化变音的历史层次和演变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A740041。

<sup>②</sup>李巧兰（1971-），女，河北省新乐市人，石家庄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音韵和方言学。

## 一、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读音的平舌ɹ式系统

河北方言中“X-儿”的读音为平舌元音ɹ式的读音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北部唐山、秦皇岛、承德等地的山区，从方言分区上来看，主要分布在冀鲁官话的保唐片和北京官话怀承片的个别县市，这种读音系统中，它又可分为平舌元音独立音尾型、平舌元音拼合型和平舌元音韵尾型几种小类型。

### (一) 平舌元音[ɹ]/[əɹ]独立音尾型

平舌元音独立音尾型是指读平舌元音的“儿”自成音节，在河北方言中主要是[əɹ]尾或[ɹ]型，主要视“儿”读音的情况而定。这种类型的“X-儿”语音形式主要分布在冀鲁官话的抚龙小片，如迁西、滦源、抚宁、卢龙、青龙等县市以及昌黎北部地区。

在迁西方言中有36个韵母，其中“儿”读[əɹ]，除“儿”之外的35个韵母都有相应的“X-儿”的读音形式。u、au、iau、əu、iəu、aŋ、iaŋ、uaŋ、əŋ、iŋ、uŋ、yŋ等12个韵母为独立音尾型，分别在后面加uəɹ和ŋəɹ。如肚儿[tu uəɹ]，刀儿[tau uəɹ]，忙儿[maŋ ŋəɹ]，凳儿[təŋ ŋəɹ]，洞儿[tuŋ ŋəɹ]等等。ɿ、ʅ、i、y等4个韵母的“X-儿”读音同时有独立音尾型和拼合型两种读音形式，如：字儿[tʂɿ əɹ]，[tʂɿəɹ]；枝儿[tʂʅ əɹ]，[tʂʅəɹ]；粒儿[li əɹ]，[liəɹ]；鱼儿[y əɹ]，[yəɹ]。

迁安方言与迁西方言近似，除“儿”[əɹ]外的35个韵母中，u、au、iau、əu、iəu等5个韵母后的“儿”音值为uəɹ，aŋ、iaŋ、uaŋ、əŋ、iŋ、uŋ、yŋ等7个韵母后的“儿”尾有ŋəɹ和əɹ两种音值。ɿ、ʅ、i、y等4个韵母的“X-儿”读音有两读形式：一种是独立音尾型，一种是拼合型。如：小树儿[çiau ʂu uəɹ]，面条儿[mian t'iau uəɹ]，豆儿[təu uəɹ]，扣儿[k'əu uəɹ]，鞋帮儿[çie paŋ ŋəɹ/ əɹ]，杏儿[çiŋ ŋəɹ/əɹ]，没空儿[mei k'ŋ ŋəɹ /əɹ]，树枝儿[ʂu tʂʅ zəɹ]/[ʂu tʂʅəɹ]，瓜皮儿[kua p'i jəɹ]/[kua p'iəɹ]。

在滦源方言32个韵母中，除“儿”[ɹ]本身外，其它31个韵母都有“X-儿”形式，但其独立音尾型读音的数量较少，只有u、iəu、əu等3个韵母有独立音尾型和拼合型两读的情况，其它的28个韵母则为拼合型的读音。

抚宁和卢龙也是部分韵母有独立音尾型读音，主要有u尾韵和ŋ尾韵以及ɿ、ʅ、i、u、y几个单韵母有独立音尾型读音，其它韵母则为拼合型。抚宁、卢龙的独立音尾读音，视前面韵母的韵尾而定，前面音节为开尾韵的音尾音值为əɹ，前面音节为u尾韵的音尾读uəɹ，前面音节为鼻音尾的读ŋəɹ。青龙只有u尾韵和ŋ尾韵有独立音尾型读音，其它韵母则为与ɹ拼合型。独立音尾的音值则为uə和ŋə。

昌黎北部地区也是 u 尾韵和 η 尾韵有独立音尾型读音，音值为 uəu 和 ηəu。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平舌元音独立音尾型的“X-儿”读音，经常涉及的韵母是 -u 尾韵母和 -η 尾韵母。其次，是在部分方言中，还在舌尖元音和高元音韵母后面“儿”为独立音尾型的读音。

## （二）平舌元音 [ɹ]/[əɹ] 拼合型

在河北方言中平舌元音拼合型是指读平舌元音 [ɹ]/[əɹ] 的“儿”与前一音节拼合的读音类型。这种类型的读音分布在涞源、宽城、迁西、迁安、卢龙、青龙、抚宁、丰宁、昌黎部分地区。这种读音形式也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所有的韵母都有拼合型读音，另一种是这种读音形式和独立音尾型的一样，也是以韵母为条件的，即在部分韵母后是拼合型读音的情况，而在另一部分韵母后是化合型或是独立音尾型。

宽城方言中除了没有“X-儿”形式的“儿”韵母和 -η 尾韵母外，其它韵母全部为平舌元音拼合型的读音形式。如把儿 [paɹ]，芽儿 [iaɹ]，花儿 [xuəɹ]，坡儿 [p'əɹ]，活儿 [xuəɹ]，车儿 [tʂ'ɹ]，叶儿 [iɹ]，月儿 [yɹ]，字儿 [tsɹ]，事儿 [ʂɹ]，粒儿 [liɹ]，主儿 [tʂuɹ]，雨儿 [yɹ]，带儿 [təɹ]，盘儿 [p'ɛɹ]，块儿 [k'uəɹ]，弯儿 [u'ɛɹ]，辈儿 [pəɹ]，味儿 [uəɹ]，刀儿 [təɹ]，苗儿 [miəɹ]，豆儿 [təɹ]，油儿 [iəɹ]，眼儿 [i'ɛɹ]，门儿 [m'ɛɹ]，印儿 [i'ɛɹ]，影儿 [i'ɛɹ]。

丰宁方言中 37 个韵母，除 a、ɿ、ɿ、u 外的 33 个韵母全部为平舌元音拼合型的读音。其中 a、ai、ao 三组韵母合并为 aɹ、iaɹ、uaɹ、yaɹ 几种读音形式，如：把儿 [paɹ]，芽儿 [iaɹ]，花儿 [xuəɹ]，带儿 [taɹ]，菜儿 [ts'aɹ]，块儿 [k'uəɹ]，刀儿 [taɹ]，苗儿 [miaɹ]。ei、en、əu、ɿ 四组韵母合并为 əɹ、iəɹ、uəɹ、yəɹ 几种读音，如：辈儿 [pəɹ]，味儿 [uəɹ]，门儿 [məɹ]，印儿 [iəɹ]，豆儿 [təɹ]，油儿 [iəɹ]，粒儿 [liəɹ]，雨儿 [yəɹ]。o、e、ie、ye、uo 几个韵母合并为 ɹ、iɹ、uɹ、yɹ 几种读音，如：坡儿 [p'ɹ]，活儿 [xuɹ]，车儿 [tʂ'ɹ]，叶儿 [iɹ]，月儿 [yɹ]。

迁西方言中一部分韵母为独立音尾型读音，包括 u 尾韵母和 η 尾韵母。还有一部分为化合型读音，包括 -i 尾和 -n 尾韵母。除此之外，a、ia、ua、e、ie、ye、ɿ、ɿ、i、u、y 等 11 个开尾韵母的“X-儿”形式读音为拼合型。如把儿 [paəɹ]，芽儿 [iaəɹ]，花儿 [xuaəɹ]，坡儿 [p'oəɹ]，活儿 [xuəəɹ]，车儿 [tʂ'əəɹ]，叶儿 [iəəɹ]，月儿 [yɹəəɹ]，字儿 [tsɹəəɹ]，事儿 [ʂɹəəɹ]，粒儿 [liəəɹ]，主儿 [tʂuəəɹ]，雨儿 [yəəɹ]。

涞源方言中“X-儿”形式，除了 u、əu、iəu 三个韵母有独立音尾型和拼合型两读外，其它全部为平舌元音拼合型的读音形式。如：把儿 [paɹ]，芽儿 [iaɹ]，

花儿[xuaɿ], 坡儿[p'ɿɿ], 活儿[xuouɿ], 车儿[tɕ'ɿɿ], 叶儿[iɛɿ], 月儿[yɿɿ], 字儿[tsɿɿ], 事儿[ʂɿɿ], 粒儿[liɿ], 主儿[tɕsuɿ], 雨儿[yɿ], 带儿[tɛɿ], 盘儿[p'əɿ], 块儿[k'ueɿ], 弯儿[uəɿ], 辈儿[peɿ], 味儿[ueɿ], 刀儿[tɔɿ], 苗儿[mioɿ], 豆儿[təuɿ], 油儿[iəuɿ], 眼儿[iəuɿ], 门儿[məuɿ], 印儿[iəuɿ], 影儿[iəɿ], 忙儿[māɿ], 秧儿[iǎɿ], 网儿[uǎɿ], 凳儿[tǔɿ], 葱儿[ts'ũɿ]。

迁安方言中ɿ、ʅ、i、y几个韵母有独立音尾型和拼合型两种读音形式。a、ia、ua、e、ie、ye、uo、ai、uai、an、ian、uan、yan、ei、uei等韵母为平舌元音拼合型的读音形式,如:把儿[paɿ],芽儿[iaɿ],花儿[xuaɿ],坡儿[p'əɿ],活儿[xuouɿ],车儿[tɕ'əɿ],叶儿[iəɿ],月儿[yəɿ],带儿[tɛɿ],块儿[k'ueɿ]。

卢龙和抚宁除u尾韵和ɿ尾韵以及ɿ、ʅ、i、u、y和“儿”本身外的韵母全部为平舌元音拼合型读音,青龙和昌黎南部地区除u尾韵和ɿ尾韵以及“儿”本身外的韵母全部为平舌元音拼合型读音。

### (三) 平舌元音[əɿ]化合型

平舌元音韵尾型在河北方言中,只有迁西方言的部分音节是这种情况,如-i尾和-n尾韵母音节为这种读音形式。例如:带儿[taɿ]、菜儿[ts'auɿ]、块儿[k'uaɿ]、门儿[məɿ],印儿[iəɿ]等等。

## 二、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读音的卷舌ər式系统

在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卷舌ər式读音系统主要分布在北京周围的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属于官话区和晋语区的方言中。它是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X-儿”的读音形式。在这种个读音系统中,它又分为卷舌独立音尾型、卷舌元音拼合型、卷舌元音化合型、混合变化型几种小类型。

### (一) 卷舌元音独立音尾型

卷舌元音独立音尾型是指读卷舌元音的“儿”[ər]自成音节。这种卷舌元音独立音尾型的“X-儿”读音主要分布在属于冀鲁官话的赵深小片部分地区,包括新乐县的承安铺镇、南大岳镇、正莫镇、田村铺乡和赤支乡,还有属于冀鲁官话保唐片的15个县市,包括定州、望都、曲阳、顺平、高碑店、保定、易县、唐县、满城、清苑、安国、定兴以及博野的北部地区、容城的大部分地区和阜平东部的平阳镇,这些地区的方言中的“X-儿”都是这种读音形式。在这些县市区中卷舌元音独立音尾型读音存在着内部差异,主要表现在:这个读卷舌元音独立音尾的

“儿”前是否有增音现象和“儿”尾前的“X”音节读不读儿化韵。这可以分为4种情况:

(1) “儿”尾音节前有增音, X音节不读儿化韵

属于这种类型的“X-儿”读音,如:分布在新乐北部地区、易县、满城县、望都、高碑店、安国等县市,如:凳儿[təŋ ŋər],小虫儿[siau tʂʊŋ ŋər],油儿[iəu uər],条儿[tʃiau uər],枣儿[tsau uər],豆儿[təu uər]。

(2) “儿”尾音节前有增音, X音节读儿化韵

属于这种类型的“X-儿”读音,如:凳儿[tǎr ŋər],葱儿[tsʊǎr ŋər],刀儿[taur uər],豆儿[təur uər],油儿[iəur uər],条儿[tʃiaur uər]。在定州市除了西伏落乡和砖路镇外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这种读音形式。

(3) “儿”尾音节无增音, X音节读儿化韵

属于这种类型的“X-儿”读音,如:豆儿[təur ər],枣儿[tsaur ər],草儿[tsʰaur ər],油儿[iəur ər],小洞儿[siau tuǎr ər],凳儿[tǎr ər]。这种类型的读音主要分布在曲阳、容城、保定市等地。另外在曲阳县的产德乡(靠近行唐县的地区)和定州市靠近唐县的砖路镇一带,这种读音类型只是一种残存现象,不仅数量少于其它乡镇,而且仅存在于一些常用词中。

(4) “儿”尾音节无增音, X音节不读儿化韵

这种类型的读音主要见于清苑县方言中,如:花儿[xua ər],把儿[pa ər],事儿[ʂʌ ər],字儿[tsʌ ər],树儿[ʂu ər],粒儿[li ər],雨儿[y ər],桃儿[tʰau ər],条儿[tʃiau ər],狗儿[kəu ər],油儿[iəu ər],小洞儿[siau tuŋ ər],忙儿[maŋ ər],凳儿[təŋ ər],秧儿[iaŋ ər],筐儿[kʰuaŋ ər]。

除这4种情况外,还有一些县市的读音较特殊,规律像这样整齐,而是不同韵母的读音情况不同,如唐县、定兴、顺平等县市。

唐县“X-儿”的读音视X音节的韵尾而定,当其韵尾为-u尾的时候,“儿”尾前无增音,“X”音节也不读卷舌儿化韵;当其韵尾为-ŋ尾的时候,“儿”尾音节前有增音,“X”音节读卷舌儿化韵。如:桃儿[tʰau ər],药儿[iau ər],口儿[kʰəu ər],油儿[iəu ər]。葱儿[tsʊǎr ŋər],灯儿[tǎr ŋər]。

定兴“X-儿”的读音情况比较复杂:当“X”的韵母为-ŋ尾韵母或u的时候,“X”音节不读儿化韵,“儿”前有增音现象。如:主儿[tʂu uər],凉儿[liɑŋ ŋər],帮忙儿[paŋ maŋ ŋər],影儿[iŋ ŋər],窗儿[tʂʰuaŋ ŋər],葱儿[tsuŋ ŋər],熊儿[çyŋ ŋər];当X为-u尾韵母时,“儿”音节有增音现象,“X”音节又读儿化韵,如:枣儿[tsaur uər],头儿[tʰəur uər],调儿[tiaur uər],球儿[tʂʰiəur uər];当X音节为i、y、ɿ、ʅ、

等4个韵母时，“X”音节不读儿化韵，“儿”尾音节前也无增音现象，如：里儿[li əɾ]，刺儿[tsʰ əɾ]，吃儿[tʃʰ əɾ]，小鱼儿[siau y əɾ]。

顺平方言中“X-儿”的读音情况是：当“X”音节为-u尾韵母时，它不读儿化韵，“儿”尾音节有增音现象。如：枣儿[tsau uəɾ]，鸟儿[niau uəɾ]，口儿[k'əu uəɾ]，球儿[tɕ'əu uəɾ]；当“X”是-ŋ尾韵母时，它读儿化韵，“儿”音节没有增音现象。如：桶儿[t'uəŋ əɾ]，忙儿[māŋ əɾ]，样儿[iāŋ əɾ]，熊儿[ɕyəŋ əɾ]，筐儿[k'uāŋ əɾ]。

## （二）卷舌元音拼合型

这种类型的“X-儿”语音形式是指读卷舌元音的“儿”音与X拼合成一个音节，从而使“X”形成一个长音节形式，即一个声调统领下略长于正常音节的形式。这种类型的读音主要分布在保唐片的望都、易县、定兴、涞水、清苑等县市。

卷舌元音拼合型的读音又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所有的韵母都是卷舌元音拼合型，包括涞水和易县。另一种情况是在部分韵母后是拼合型的读音，属于这种读音情况的县市有望都、定兴、清苑。具体读音情况如下：

涞水方言，除əɾ本身以外的36个韵母，“X-儿”的读音全部是卷舌元音拼合型。如：刀把儿[tau paəɾ]，豆荚儿[təu tɕiaəɾ]，画儿[xuaəɾ]，波儿[pvəɾ]，壳儿[k'vəɾ]，叶儿[ivəɾ]，座儿[tsuvəɾ]，橛儿[tɕyvəɾ]，道儿[toəɾ]，庙儿[mioəɾ]，豆儿[təuəɾ]，球儿[tɕ'əuəɾ]，孩儿[xəəɾ]，灾儿[tseəɾ]，小鞋儿[siau ɕieəɾ]，罐儿[kueəɾ]，字儿[tsɿəɾ]，枝儿[tʃɿəɾ]，梨儿[li:əɾ]，树儿[ʃu:əɾ]，小鱼儿[siau y:əɾ]，炕儿[k'əŋəɾ]，梁儿[liaŋəɾ]，光儿[kuaŋəɾ]，水儿[ʃueiəɾ]，本儿[peieəɾ]，盘儿[p'ɛəɾ]，片儿[p'iɛəɾ]，环儿[xuɛəɾ]，圈儿[tɕyɛəɾ]，盆儿[p'ɛəɾ]，印儿[iəəɾ]，孙儿[suəəɾ]，合群儿[xv tɕy'əəɾ]，棱儿[ləŋəɾ]，星儿[sinəɾ]，洞儿[tuŋəɾ]，小瓮儿[siau uəŋəɾ]，小熊儿[siau ɕyŋəɾ]。

易县方言，37个韵母除əɾ以外，其它的全部是卷舌元音拼合型读音。但它与涞水方言读音情况有所不同，表现在：-u尾韵母、-ŋ尾韵母、高元音韵母、以及舌尖元音韵母同时有卷舌元音独立音尾型和拼合型两种读音情况。如：头儿[t'əuəɾ]、[t'əu uəɾ]，球儿[tɕ'əuəɾ]、[tɕ'əu uəɾ]，桃儿[t'əuəɾ]、[t'əu uəɾ]，庙儿[miauəɾ]、[miau uəɾ]，忙儿[maŋəɾ]、[maŋ ŋəɾ]，凉儿[liaŋəɾ]、[liaŋ ŋəɾ]，黄儿[xuaŋəɾ]、[xuaŋ ŋəɾ]，缝儿[fəŋəɾ]、[fəŋ ŋəɾ]，星儿[sinəɾ]、[sin ŋəɾ]，小葱儿[siau tsuəŋəɾ]、[siau tsuəŋ ŋəɾ]，桶儿[t'uŋəɾ]、[t'uŋ ŋəɾ]，小熊儿[siau ɕyŋəɾ]、[siau ɕyŋ ŋəɾ]，梨儿[li:əɾ]、[li jəɾ]，珠儿[tʃu:əɾ]、[tʃu uəɾ]，小雨儿[siau y:əɾ]、[siau y yəɾ]、字儿[tsɿəɾ]、[tsɿ zəɾ]，纸儿[tʃɿəɾ]、[tʃɿ zəɾ]。

定兴方言中，除了-u尾韵母、-ŋ尾韵母、高元音韵母外的20个韵母的“X-

儿”是卷舌元音拼合型的读音。望都方言与定兴方言的情况相似，其方言中拼合型的读音韵母比定兴少，包括开尾韵母、主元音为低元音的-n尾韵母、-ŋ尾韵母和舌尖元音韵母。清苑方言中，主元音为非低元音的开尾韵母是卷舌元音拼合型的读音，其余的或是卷舌元音独立音尾型（-u、-ŋ尾韵母，高元音韵母，主元音为低元音的开尾韵母和舌尖元音以及），或者是卷舌元音化拼合型（-n尾韵母、-i尾韵母）。如：波儿[pv:ər]，格儿[kv:ər]，街儿[tɕivər]，座儿[tsuvər]，缺儿[tɕ'vər]。

### （三）卷舌元音化合型

属于卷舌元音化合型读音的“X-儿”在河北方言中，涉及的县市最多，分布的范围较广，无论是在属于冀鲁官话的方言，还是属于晋语和中原官话的方言，都存在这种类型的读音，其读音与北京话类似，即韵母在加“儿”后，形成儿化韵，即带上卷舌色彩。

河北属于这种读音类型的方言，包括石家庄、赵县、栾城、新乐、深泽、藁城、行唐、安平、武邑、宁晋、高邑、饶阳、武强、辛集、无极、晋州、隆尧、南和、任县、广宗、广平（县城以东）、清河、故城、临西、吴桥、阜平、涿州、安新、雄县、高阳、阜城、河间、东光、孟村、青县、泊头、景县、南皮、任丘、灵寿、鹿泉、涿鹿、广平（城关以西）、成安、临漳、永年、邯郸市、邯郸县、大名、张家口、赤城、张北、怀来、康保、沽源、崇礼、尚义、宣化、阳原、万全、怀安等县市的方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县市方言中，有的“儿”的读音和北京话不同，并不是ər，如赵县、高邑、宁晋、南和、辛集、广宗、故城、武强等。还有的方言不全部韵母都是卷舌元音化合型读音，只是在部分韵母或部分人的读音中是这种形式读音，如丰宁、肥乡、井陘等方言中只有部分韵母儿化后读这种类型的读音，在柏乡方言中，只有青年人（35岁以下）的读音中是这种类型。

在属于卷舌元音化合型读音的方言中，不同县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现在：（1）儿化韵的数量多少不同。大部分属于官话的县市儿化韵的数量多于属于晋语的县市。大部分官话儿化韵数目在21-26之间。官话方言中儿化韵数目最多的可以达到28个，如海兴、河间、武邑、孟村。最少的有18个，如安平、阜平、石家庄等。大部分晋语儿化韵数目在11-17个之间。晋语儿化韵最多的如灵寿、鹿泉等有26个，最少的如阳原有7个。（2）儿化韵的具体音值有差异。在不同的县市，儿化韵的具体音值不同。如在大部分方言中u的儿化韵读ur，在有些方言中它读uər，如行唐、井陘、邱县、满城等地。而且在有些县市有ur和uər

两读现象，如新乐、永清、平乡等地。在安平、饶阳、宁晋等方言中 o、e 的儿化韵相同，在三河、廊坊、怀来等，o、e 的儿化韵不同。这种音值的差异，除了基本韵母本身音值的差异这一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儿化程度的不同、邻近方言的影响等因素造成的。差异较明显的是后鼻尾韵母的儿化韵读音，它有两种情况，①失去鼻化色彩的儿化韵；②有鼻化色彩的儿化韵。这两种读音在不同的方言中，它的具体音值情况又各不相同。

#### （四）混合变化型

混合变化型是指“X”加儿以后，读音声、韵、调不止一方面产生变化，而是音节的声、韵、调两个以上的方面发生变化，我们称其为混合变化型。这种类型的读音，在河北方言里，主要是在韵母卷舌化的方言中存在，在其它化合型读音的方言中没有发现这种现象。混合变化型读音有以下几种情况：

##### 1. 韵母带卷舌色彩、声母变化型

在混合变化式的读音中，有的方言不仅韵母带上卷舌色彩，而且声母也有一些变化，这种现象又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1）“X-儿”读音与 X 本身相比，它的韵母不仅卷舌化，而且它的声母变成了不同于 X 声母的其他辅音。如在井陘方言中，在单字音中平舌音和翘舌音是不分的，一律读成平舌音。如“杂草”在井陘方言中读[tʂa tʂ'au]，但是当加儿后，这些翘舌音中的一部分音却变成了平舌音，如小草儿不读[sio tʂ'or]，而是读[sio ts'or]，小菜儿不读[sio tʂ'er]，而是读[sio ts'er]，打杂儿读[ta tsar]。在冀鲁官话的新河、冀州、巨鹿、海兴以及晋语的平山、元氏、鸡泽、曲周、内丘、磁县等地，当翘舌音做声母的音节加儿时，由[tʂ tʂ' s]变为[tʃ tʃ' ʃ]。如：小窗儿[tʃ'uār]，小车儿[tʃ'er]，小树儿[ʃur]，牙刷儿[ʃuar]，事儿[ʃər]<sup>⑧</sup>等。还有一部分县市“X-儿”读音中 l 声母变成了 ʃ 声母，如粒儿[ʃər]，轮儿[luər]，泪儿[ʃər]，篮儿[ʃər]，零儿[ʃiər]。这种情况主要分布在冀州、枣强、平乡、肃宁、赞皇、鸡泽等县市。

（2）当 X 音节加儿后，声母产生卷舌化或增音变化。如在冀鲁官话石济片的赵深小片的正定、深州；邢衡小片的临城、柏乡、新河、衡水、冀州、武邑、枣强、南宫、巨鹿、平乡、邢台市、邢台县；聊泰小片的曲周、馆陶、邱县、威县；沧惠片黄乐小片的盐山县、海兴、黄骅、沧州、沧县、献县、肃宁；晋语的平山、元氏、肥乡、内丘、沙河、磁县、涉县、赞皇、鸡泽等地。但在不同的方

<sup>⑧</sup>在不同方言中这些儿化韵的音值不同，这里注的是内丘县的音值。

言，因为拼合关系的不同，受影响的声母的数量不同，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说明。

### ①发声母同时舌尖上翘

在正定、深州、柏乡、新河、冀州、南宫、巨鹿、邢台市、平乡、曲周、馆陶、威县、献县、平山、元氏、鸡泽、肥乡、内丘、沙河、邯郸县、磁县等 p、p'、m、f、k、k'、x 拼开口呼儿化韵时直接卷舌。邢台市、新河在拼合口呼儿化韵时也有卷舌现象。海兴、肃宁、涉县只有 p、p'、m、f 拼开口呼儿化韵直接卷舌。枣强只有 k、k'、x 拼开口呼儿化韵直接卷舌。冀州 k、k'、x 拼合口呼儿化韵时也直接卷舌。海兴 t、t' 拼合口呼儿化韵时直接卷舌。

### ②声母后增加闪音或边音

增加边音的，如赞皇、曲周。以赞皇方言为例，声母 p、p'、m、f、k、k'、x、t、t'、ts、ts'、s、tʂ、tʂ'、ʂ 的开口呼韵母音节以及 t、t'、ts、ts'、s 的合口呼韵母音节加儿后，声母后增加边音[ɻ]。如：坡儿[p'ɻɛr]，婆儿[p'ɻɛr]，把儿[pɻar]，码儿[mɻar]，法儿[fɻar]，盖儿[kɻɛr]，孩儿[xɻɛr]，扣儿[k'ɻəur]，根儿[kɻɛr]，坑儿[k'ɻɛr]，炕儿[k'ɻɛr]，字儿[tsɻɛr]，刺儿[ts'ɻɛr]，丝儿[sɻɛr]，刀儿[tɻaur]，枣儿[tsɻaur]，摊儿[t'ɻɛr]，团儿[t'ɻuɛr]，凳儿[t'ɻɛr]，洞儿[t'ɻuɛr]，葱儿[ts'ɻuɛr]，带儿[t'ɻɛr]，豆儿[t'ɻəur]。曲周 tʂ、tʂ'、ʂ 与合口呼韵母，ts、ts'、s 与开口呼韵母，相拼音节儿化后也是在声母后增加边音[ɻ]。

增加闪音的，不同方言闪音的音值不同，有的为舌尖前闪音r，包括正定、柏乡、衡水、冀州、枣强、盐山、黄骅、沧州市、沧县、献县、肃宁等。以正定为例，如：刀儿[traur]，豆儿[trəur]，枣儿[tsraur]，字儿[tsrɛr]，刺儿[ts'rɛr]，丝儿[srɛr]等。有的为舌尖后闪音ɻ，包括涉县、磁县、南宫、新河、曲周、馆陶、邱县、威县等，以南宫为例，如：刀儿[tɻor]，豆儿[tɻəur]，带儿[tɻaer]，摊儿[t'ɻɛr]，凳儿[t'ɻɛr]，团儿[t'ɻuɛr]，犊儿[tɻur]，屯儿[t'ɻuɛr]，洞儿[t'ɻuɛr]，字儿[tsɻɛr]，刺儿[ts'ɻɛr]，丝儿[sɻɛr]，村儿[ts'ɻuɛr]。

## 2. 韵母带卷舌色彩、介音后增音型

河北方言在冀鲁官话石济片的赵深小片的正定县、深州市，邢衡小片的临城、柏乡、新河、衡水、冀州、枣强、南宫、巨鹿、平乡、邢台市、邢台县，聊泰小片的曲周、馆陶、邱县、威县，沧惠片黄乐小片的盐山县、海兴、黄骅、沧州、沧县、献县、肃宁县，晋语的平山、元氏、内丘、沙河、磁县、涉县、赞皇县、鸡泽县等方言中，tɕ、tɕ'、ɕ、ts、ts'、s 与齐齿呼韵母、撮口呼韵母构成的音节，声母 p、p'、m、f、t、t'、n、ŋ 与齐齿呼韵母构成的音节，以及齐齿呼和撮口呼零声母音节，它们的儿化后的读音为：（声母）+i/y+闪音/边音+原韵母卷舌化儿

化韵。不同方言增音的音值不同,有的为舌尖前闪音r,包括正定、柏乡、新河、衡水、冀州、枣强、黄骅、沧州、沧县、献县、肃宁、盐山、元氏、武邑、邯郸县、临城等地,有的为舌尖后闪音ʀ,包括涉县、磁县、南宫、巨鹿、平乡、馆陶、邱县、威县、沙河、磁县、涉县等。还有的增加的音为边音,包括赞皇和曲周方言。我们以巨鹿和赞皇为例,在巨鹿方言中 tɕ、tɕ'、ɕ 与齐齿呼韵母、撮口呼韵母构成的音节,以及齐齿呼和撮口呼零声母音节等,它们儿化时,介音i、y后有增加闪音ʀ的现象。如:街儿[tɕiɾɛr],鞋儿[ɕiɾɛr],鸡儿[tɕiɾɛr],锯儿[tɕyɾɛ],雨儿[yɾɛr],印儿[iɾɛr],卷儿[tɕyɾɛr],院儿[yɾɛr],圈儿[tɕ'yɾɛr]。赞皇方言中,tɕ、tɕ'、ɕ、ts、ts'、s、t、t'、n 与齐齿呼韵母构成的音节、齐齿呼零声母音节以及 tɕ、tɕ'、ɕ 撮口呼音节,p、p'、m 与 i 相拼的音节,它们儿化后的读音有在 i、y 后增加边音l的现象。如:街儿[tɕiɛr],鞋儿[ɕiɛr],鸡儿[tɕiɛr],印儿[iɛr],影儿[iɛr],芽儿[iɛr],小鸟儿[siau niɔr],面条儿[mia t'iɔr],地儿[tiɔr],调儿[tiɔr],皮儿[p'iɛr],米儿[miɛr],鼻儿[piɛr]。

### 3. 韵母和声调变化型

韵母和声调变化型又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 (1) 非叠音儿化变调型

儿化变调指的是 X 加“儿”后,韵母带上卷舌色彩,其声调相对于不加儿前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在定州、新乐、魏县以及肥乡等地方言中存在。

在肥乡西片方言中有阴平(33)、阳平(51)、上声(54)、去声(214)、入声(3)五个调类。它的上声(54)儿化后一律变阳平(51),如:枣儿[tsaur<sup>54-51</sup>],稿儿[kaur<sup>54-51</sup>],顶儿[tɿər<sup>54-51</sup>]。这些读同阳平的儿化后的上声字,在语流中发生的连调变化与阳平完全相同。

在定州方言中有阴平(33)、阳平(35)、上声(214)、去声(51)四个调类。它的阳平调(35)儿化后产生变调现象,变为(353),接近于上声单字调值,如:小楼儿[siau<sup>214-21</sup>liəur<sup>35-353</sup>],帮忙儿[paŋ<sup>33</sup>mār<sup>35-353</sup>],加油儿[tɕia<sup>33</sup>iəur<sup>35-353</sup>],面条儿[mian<sup>51</sup>t'iaur<sup>35-353</sup>]。

魏县方言有阴平(33)、阳平(53)、上声(55)、去声(312)四个调类,有一部分音节儿化后如果处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中的末一音节的位置上,不管它原来的调值是什么,它们一律读同阴平的单字调。如:婆[p'o<sup>53</sup>]在师婆儿中读[p'ər<sup>53-33</sup>],头[t'ou<sup>53</sup>]在跟头儿中读[t'our<sup>53-33</sup>],凳[təŋ<sup>312</sup>]在板凳儿中读[tvr<sup>312-33</sup>],袋[tai<sup>312</sup>]在布袋儿中读[ter<sup>312-33</sup>],鼠[ʃu<sup>55</sup>]在小老鼠儿中读[ʃur<sup>55-33</sup>],虎[xu<sup>55</sup>]在蝎虎儿中读[xur<sup>55-33</sup>],枣[tʃau<sup>55</sup>]在软枣儿中读[tʃaur<sup>55-33</sup>]。但这些都只是零星的个别词中

的变化，没有整齐的规律性。

在新乐南部方言中有阴平（213）、阳平（43）、上声（44）、去声（51）四个声调，在部分双音节词儿化后，后字的去声有变为阴平的现象。如：过道儿[kuə<sup>51</sup> taur<sup>51-213</sup>]，细篾儿[si<sup>51</sup> mier<sup>51-213</sup>]，物件儿[u<sup>51</sup> tciər<sup>51-213</sup>]，自个儿[ts<sup>51</sup> kyr<sup>51-213</sup>]，缕穗儿[ly<sup>44</sup> suər<sup>51-213</sup>]，玩物儿[ua<sup>n43</sup> ur<sup>51-213</sup>]，摆设儿[pe<sup>213</sup> şər<sup>51-213</sup>]，差事儿[tş<sup>ε</sup>ε<sup>213</sup> şər<sup>51-213</sup>]，架势儿[tciə<sup>51</sup> şər<sup>51-213</sup>]，作料儿[tsuo<sup>43</sup> liər<sup>51-213</sup>]，媳妇儿[si<sup>213</sup> fər<sup>51-213</sup>]，月份儿[ye<sup>51</sup> fər<sup>51-213</sup>]，记号儿[tci<sup>51</sup> xər<sup>51-213</sup>]，板凳儿[pa<sup>n44</sup> tşər<sup>51-213</sup>]。

以上几个县市除定州、肥乡外，其它县市所举例词，儿前音节在不加儿时一般是轻声音节。

## （2）叠音儿化变调

在河北大部分县市都有单音节词重叠并儿化后（包括动词、形容词、副词），不论其原来为何声调，都有后字变调为中平调的现象。以新乐南部方言为例，如：好好儿[xau<sup>44</sup> xaur<sup>33</sup>]，慢慢儿[ma<sup>n51</sup> mer<sup>33</sup>]，醒醒儿[sinj<sup>44</sup> siər<sup>33</sup>]，动动儿[tuŋ<sup>51</sup> tuər<sup>33</sup>]，硬硬儿[iŋ<sup>51</sup> iər<sup>33</sup>]，白白儿[pe<sup>42</sup> per<sup>33</sup>]，悄悄儿[ts'iau<sup>213</sup> ts'iaur<sup>33</sup>]，烂烂儿[la<sup>n51</sup> ler<sup>33</sup>]，软软儿[zua<sup>n44</sup> zuər<sup>33</sup>]，远远儿[ya<sup>n44</sup> yer<sup>33</sup>]。

## 三、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读音的边音[ʃ]式系统

[ʃ]式读音主要分布在河北的南部冀鲁官话的石济片和沧惠片的部分县市，它同样可分为边音独立音尾型、边音拼合型、边音韵尾型和混合变化型几种小类型。

### （一）边音[ʃ]独立音尾型

边音[ʃ]独立音尾型的读音，我们仅在井陘方言中发现有少数“X-儿”读[ʃ]音尾形式，如：花儿[xua ʃ]，坡儿[pv ʃ]。

### （二）边音[ʃ]拼合型

边音拼合型是指读边音的“儿”与前一音节拼合的读音类型，在河北方言中见于柏乡方言的老年人的读音中。在柏乡方言中，“X-儿”形式的读音，70岁以上的老年人读音中，部分为边音拼合型，部分为边音韵尾型。边音拼合型表现为：[ʃ]与前面音节合成一个长音节的形式。而边音韵尾型则是[ʃ]与前面音节合成了一个音节，在无尾韵母后成为其韵尾，或者是在有尾韵母后替代其韵尾。如在 e、ie、ue、ye、ɿ、ɿ、i、u、y、ei、iei、uei、yei 等韵母后为边音拼合型，其韵母的音值分别为：v:l、ix:l、uv:l、yv:l、ɿ:l、ɿ:l、i:l、u:l、y:l、ei:l、iei:l、uei:l、yei:l。在其它韵母后为边音韵尾型，分别为：a:l、ia:l、ua:l、ɛ:l、ie:l、ue:l、ye:l、ã:l、iã:l、uã:l、ã:l、iã:l、uã:l、yã:l。在70岁以下的老年人（50—69岁）的读音中，则全部为边音

韵尾型的读音形式。具体情况将在下文代表点中详细说明。

### (三) 边音 [ɹ] 韵尾型

边音 [ɹ] 韵尾型读音在河北见于武安方言、井陘方言和柏乡方言的中年人的读音中。

在武安方言中，基本韵母“儿”中年人读 [ɹ]，老年人读 [r]，它的“X-儿”表现为 [ɹ] 与前面音节化合的形式。武安方言共有基本韵母 35 个，这 35 个韵母都有相应的“X-儿”的韵母，分别为：a|、ia|、ua|、ɤ|、iɤ|、uɤ|、yɤ|、ə|、iə|、u|、y|、ɛ|、ue|、ə|、iə|、uə|、yə|、o|、io|、əu|、iəu|、ɛ|、ie|、ue|、ye|、ā|、iā|、uā|、ǎ|、iǎ|、uǎ|、yǎ|，其中 ɿ、ʅ、i、ei、iei、ai、uai、ǣ、uǣ 等韵母的“X-儿”韵母音值有合并现象，共有 28 个儿化韵母。

井陘方言中共有韵母 29 个，其中开尾韵 e、ie、ye、i、u、y 和元音尾韵 ɤ、iɤ、yɤ、ai、uai、au、iau 以及鼻尾韵 əŋ、iŋ、uəŋ、yəŋ 等，这些韵母的儿化韵为边音韵尾型的读音，具体情况为：在主元音后加舌尖后浊边音 [ɹ] 或将其韵母按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和撮口呼的不同，分别替换为“ə|、iə|、uə|、yə|”作韵母。如：老婆儿 [lo pə|]，山坡儿 [sa pə|]，树叶儿 [su iə|]，小街儿 [sio tɕiə|]，月儿 [yə|]，小雨儿 [sio y|]，队儿 [tə|]，黑儿 [xə|]，辈儿 [pə|]，水儿 [ɕuə|]，豆儿 [tə|]，油儿 [iə|]，凳儿 [tə|]，洞儿 [tuə|]，影儿 [iə|]，熊儿 [ɕyə|]。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县市的“X-儿”不属于这三个系统的情况，如在蔚县方言中“X-儿”是以 [i] 做韵尾的读音，其中 [i] 的音值是介于舌面元音 [ɰ] 和 [i] 之间的一个音。这种类型的读音在河北方言中只发现了蔚县一处，它属于冀鲁官话保唐片的涞阜小片。另外在怀安方言中少数词加“儿”后的读音不是卷舌元音化合型的读音形式，而是读平舌元音 [ʌ] 拼合式，如“点儿”读音为 [tiʌ] “蜂儿” [pʰɤʌ] “妇儿” [fuʌ] 等。

总体看来，在河北 150 个县市方言中，大部分县市“X-儿”读音的可以归入卷舌 əɹ 式系统、平舌 ɰ 式系统、边音 [ɹ] 式系统这样三个大系统，只有少数方言“X-儿”的读音不能归入这三个大系统，可以视为特例。

### 参考文献：

[1] 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语言研究所 昌黎方言志[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2] 陈淑静. 河北保定地区方言的语音特点[J]. 方言 1986, (2)

- [3]钱曾怡.河北省东南部三十九县市方音概况[J].方言, 1987, (3)
- [4]陈淑静.河北满城方言的特点[J].方言, 1988, (2)
- [5]唐健雄.临西县志初稿[Z].未刊稿, 1991
- [6]陈淑静, 许建中.定兴方言志[M].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
- [7]江海燕.河北迁西方言的儿化[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0, (1)
- [8]吴继章.河北方言中的儿化[Z].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3, 贵州
- [9]高兵, 吴继章.河北方言中与儿化有关的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 2010, (4)
- [10]张晓静.河北武邑方言的儿化韵[J].衡水学院学报, 2010, (5)